

王明清

岁月沉香话酸汤

春节之后,冰箱里到处是剩余的鸡鸭鱼肉。这些鸡鸭鱼肉,确实是很丰盛,真是弃之可惜,留之又觉得油腻腻的。大醉之后,突然想起那酸甜可口的酸汤菜来,那味道,既解酒,又解渴。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下班的时候,买一把菜来煮酸汤。”

酒伤的我,想到酸汤,突然间有了力量。我出生在黔东南苗岭深处一个秀丽的苗寨,这里依山傍水,民风淳朴。苗家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地分布,或在山间,或在河岸,在每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下面,必然有一锅滚烫的酸汤,这是故乡人们的家常菜。苗家人的岁月,离不开酸汤。是酸汤,那甜甜酸酸的味道,养育了我的父母,养育了我的大爷爷伯伯,养育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养育了我故乡的人们。

在我的故乡,家家都有大锅大灶大甑子。大灶的柴火在噼噼啪啪地响,大甑子放在大锅上面,甑子里面是正在蒸煮的红薯或苞谷饭,甑子底下的水在不停地沸腾翻滚,那里面一定是一锅靓脚菜。饭熟了,在锅里加上一碗酸,一锅香喷喷的酸汤菜也呼之欲出。

我对祖母的记忆很少,但有一次却令我记忆深刻。大锅里的酸汤熟了,她正舀着热锅里的酸汤菜放进一个暗红色的杉木盆。她正埋头舀菜,我就站在她身后。当时我的个子还没有她的裙子高,她没有注意到我,端起菜盆一转身,盆碰到我,汤菜泼出来,淋到我身上,从肚子到脚,一身滚烫的酸汤。当时是冬天,衣服穿得厚,但仍然烫得我哭叫起来。祖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她瞪着眼睛骂我:“活该,活该,不听话,叫你不要站在后面,你偏偏站在后面!”骂归骂,她是疼爱她的孙子的。她马上放下菜盆,给我脱掉衣服,把我拉到酸坛边,用坛盘水帮我抹敷被烫伤的地

方。第二天,我的烫伤就好了。如果是热天,衣服穿得少,那烫伤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酸汤,是我故乡老家的主菜,其实也是我们苗家人菜肴的主角,它宛如一首古老而悠扬的歌谣,吟唱着苗家人的生活故事。因为天天吃酸汤,顿顿吃酸汤,稀松平常。因此,过去我们苗家人是不用酸汤接待亲朋好友的。有朋自远方来,即便杀鸡宰鸭,煮上腊肉,酸汤也主角变成了配角。客人不好意思,便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而主人却谦虚地回答:“没有什么好菜,就是一碗酸汤。”

据说,苗族的先辈们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迁徙艰难历程中,为了保存珍贵的食物,发明了酸汤。在那段日子里,酸汤不仅有效地延长了食物的存放时间,还为人们提供了必要的营养支持。苗家人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将毛辣果(野西红柿)、红辣子,通过独特的发酵工艺,精心制作出美味的酸汤。随着时光的流淌,酸汤菜逐渐成为苗家人的传统美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如今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品种和口味。

苗家人从平坦的中原迁徙到苗岭深山里,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制酸。现在,又走出苗岭,到各地去发展、创业、生活。酸汤,也随着苗家人,走向南北。无论你走到哪里,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偶然看到酸汤菜,心中会涌起一股亲切与温暖。那熟悉的味道,会跨越时空,把你带回故乡。

苗族酸汤是由新鲜的毛辣果、红辣子等天然食材发酵而成,经过长时间的陈酿,酸汤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具有开胃健脾、促进消化的良好功效。无论是在炎热难耐的盛夏,还是在寒冷刺骨的隆冬,喝上一碗酸汤,定能让你消寒去暑,食欲大增。如果在酸汤中还

加入一些特殊的香料,如木姜子等,风味更别具一格,清爽宜人。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拐脚”,苗家人对酸汤就是这么钟情与依赖。

虽然我在苗乡土生土长,酸汤一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但年少时,对酸汤并未有特别的感触。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步入中年的我,对酸汤有了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感。小时候,母亲每次做饭,酸汤菜总是餐桌上的常客。苗家的孩子都是酸汤喂养长大的,酸汤也得了个别名——“父母菜”。现在,每当看到酸汤,仿佛看到了亲人,见到了故乡的山川日月。

许多情景,都是母亲在灶边忙碌的身影。她蒸饭时,会把洗好的蔬菜斩断成节,放入甑底。要么是青菜,要么是莲花白,或者是广菜、四季豆、豇豆,也有野生菜,野生菜最多的是甜蕨,不同的季节就有不同的菜品。甑子端走后,她从酸坛里舀来一碗酸,或是红辣子酸,或是毛辣果酸,倒进汤菜里轻轻搅一搅,再滚沸一下,酸香瞬间弥漫开来。母亲把煮好的酸汤舀在一口铁锅,稳稳放在火堂的三脚架上,调上盐巴、干辣面蘸水,等待着父亲从坡上归来。

父亲回来了,或是一挑草,或是一挑柴。他放下担子,疲惫地走到火塘边,当他看到那一锅热气腾腾的酸汤菜时,眼睛好像突然明亮起来。父亲总把酸汤泡在饭上,吃起来狼吞虎咽,嘴里常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们围在火塘边,吃饭也特别香。

“酸汤泡饭是一顿,不和别人比吃穿”,酸汤泡饭虽然简单,却承载着满满的温馨回忆。那时日子虽然艰苦,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简单的酸汤美食,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回忆起小时候那段艰辛却又充满幸福的时光,每次跟着父母亲到坡头种地,我们带着用竹篾精心编织的饭盒,里面装着一层酸菜。那饭盒,竹篾纤细,编织精巧,小巧玲珑。每到中午,打开饭盒,淡淡的竹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情瞬间愉悦。里面的酸菜拌饭,那酸酸可口的味道,至今仍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高俊华

蛇年楹联有感

上联:定调子台柱子一揽子结对子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大家子好日子子子串连石榴子
下联:感恩心爱国心赤子心责任心事业心进取心自信心平常心得人心心心相印中国心
横批:子子连心

刘曼明

春节有感

屠苏酒暖香千载,已是新桃换旧符。全面脱贫开胜景,黎元康健享清福。春节传递祥和梦,四海同欢华夏俗。文化交流增互信,中国安泰五洲殊。

兰世标

登高

云梯接古庙,烽火忆前朝。笙歌随舞起,银月照登高。

登高咏怀

魏巍千载峙黔东,烽火曾燃百代雄。今日笙歌穿雾起,银冠踏月舞苍穹。

大登高

丹崖踏雾谒天门,银饰铿锵醒祖魂。芦管吹开千嶂月,笙歌原是祭山魂。

二登高

重攀蚩尤印,汗透百褶裙。雾满遮天处,方知云是云。

吴德玉

元宵节之春

我一直在等一场春雪
等雪花来做春天的开场白
雪终究是没有来
等来的是早春里的元宵节

相比于除夕夜和年初一的烟花
元宵节的烟火要低调了许多
或许就因为春天的脚步
又将行色匆匆

我试着重游春天里
曾经走过的地方
想捡起一些美好的回忆
可江水一直想把我的思绪带离

远方还有春天的诗吗
如果时光能回到从前
我是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
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春天无疑是最多情的
尤其是元宵节里的早春
新年的梦
也许都还来得及重新编织

《“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 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本报讯(记者王道东)近日,《“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出版,该书获得贵州出版集团专项资金项目,是贵州民族出版社打造“村”系列出版物的又一精品力作。

该书作者罗羽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在“村超”“出圈”前后,数十次深入赛事发源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广泛接触与“村超”相关的官方和社会人士,采写了上百篇聚焦“村超”多元价值的中英文稿件,对“村超”的历史渊源有着特别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

本书用细腻的笔触,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这场“现象级”乡村体育盛事。书中从“村超”前身追溯到“村超”模式洋洋过海,以“村超”的发展为脉络,系统梳理了“村超”“出圈”的原因,让读者了解“村超”、读懂“村超”并爱上“村超”。《“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这本书还提到董永恒、余彩虹、吴化勇、赖浩静、杨兵等诸多为“村超”做出贡献的人。

在聚焦“村超”赛事外,作者还深入挖掘了“村超”背后的文化底蕴,讲述了榕江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的传承。此外,作者还将目光转向“村超”赛场上奋力拼搏的球员、场边尽职尽责的风采啦啦队员、幕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村超”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书中描述了榕江县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过程与收获的成果。作者写火热的经济,沸腾的足球,火热的榕江人,值得一读。

杨少辉

醒来的春天

春节过后,苗岭高原多了几分温润、几分灵动。

太阳有气无力地从寨子背后的山崖爬上来,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凌纷纷崩解。明晃晃的水田里,那层薄如蝉翼的冰冻,一改往日冰冷的模样,被春风拂成了甜美的酒窝。

这段日子,一直闭门在家读美国生物学家、作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看到她笔下那寂静的山林、消逝的小河、干涸的沼泽、死去的鱼类,以及四处逃遁的野生动物,让我的天空笼上了一层沉闷的阴霾。

这天,难得外面少有的暖和。于是,我便携妻带女,走进田野,重拾童年的记忆。

村前的稻田里,两只黑白相间的“点水雀”立于稻茬之上,不停地翻动着尾巴。我的到来,仿佛坏了它天大的美事,“咯咯咯”地责骂着我,而后飞向了远处。

稻田里,一只只黑色的小蝌蚪正在抱团取暖。拿根小木棍轻轻一触,它们便甩着尾巴四处散开。轻微的异动,吓得小鱼横冲直撞、东躲西藏。

缠于山腰的梯田,是苗岭高原的天然湿地。稻田里,生活着鲤鱼、鲫鱼、七星鱼、黄鳝、泥鳅、螺蛳等,还有许多的浮游生物,那可是苍鹭、海南虎斑鸭、豹猫等野生动物的最爱。每年秋收过后,它们不约而同地前来,或站在田边虎视眈眈,或在田间大摇大摆漫步,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如今,少吃少穿的年代已经远去,人们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莫泊桑,《一生》)。《阿包》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写“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的非虚构文本。

《阿包》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4年12月出版发行,是苗族妇女李玉春的个人口述史。她出生在贵州省雷山县一个叫鲁村的苗寨,苗名叫“包里给”,家乡人都叫她“阿包”。

“活下去”,是《阿包》的主题,也是阿包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咬牙”前行的信念。《阿包》记录了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出生在贫困的山区,童年失恃,学龄期失学;从小做家务、干农活,十几岁便到省城做保姆;二十出头嫁给大自己18岁的离异矿工,并生育两个女儿;承擔了丈夫所在矿区的全部公家的清洁工作;在劳务市场轻信他人被拐卖到遥远的北方;在医院做保洁,做护工,同时兼顾给人做家政、带小孩;照料身患绝症的丈夫直至他的离世,资助重病的哥哥及其逝后的家庭,照顾年迈的父亲,被电信诈骗等等,她的大半生,就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着。她没有埋怨天怨地,只是默默地用泪水与汗水擦亮命运给予她的那片灰蒙蒙的

潘勇

爱这个世界,相信改变的可能

——读李玉春的《阿包》

“天空”。或许因为大苦了,以至她谦卑地说:“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毫无疑问,个人口述史最为核心的要求就是真实。阿包几乎不识字,《阿包》是她通过手机的语音转换文字功能写出来的。谈及这本书的写作初衷,阿包是这样说的:“我想写给我的女儿们看,告诉她们我这一生都经历了什么。但其实我写出来了也有点难为情,因为我的经历其实不光彩,我觉得有点丢脸,我怕认识的人看了,觉得我特别笨,特别蠢,也怕我的两个女儿尴尬。和女儿们说了后,她们很支持我写书,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难为情的,相反,她们为拥有我这样顽强的妈妈而骄傲”。《阿包》是作者尝遍了人世间的辛酸与苦痛后的真情倾诉——因为太苦了,她需要讲述——“讲出来,心里好受些”。可以说,《阿包》是没有经过“美颜”的“素颜”呈现,为这个

时代留下了真实而珍贵的“底片”,也为今后研究当代史提供了一个“素人”范本和佐证,其社会学意义和文学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清水江

故乡的侗寨

杨座作

房子,实现了在城市里有个“窝”的梦想——这是她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含辛茹苦养大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也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更不可想象的是,由于她的纯朴、善良,让她在悉心照料下身体康复后的侗族著名作家潘年英教授决定迎接阿包,至此,阿包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可谓峰回路转,苦尽甘来。

所谓的“命运”,他不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是与时代互动的结果。阿包的前半生充满了悲凉和传奇。阅读《阿包》,我们可以看到残忍的恶,看到温暖的爱,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看到散落在她生命里的微光——不屈不挠的坚韧。这样看来,《南方周末》、《新周刊》、《腾讯新闻》等媒体关于阿包及《阿包》的深度报道引发几千万人的阅读也就不足为奇了。

毋庸置疑,《阿包》是一部可以流传下去的口述史,是个人的,是时代的,亦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真实记录。我相信,每个阅读《阿包》的读者,除了感动与感叹之外,定能延伸出更多的思考……

